



编者按

4月23日，第21个世界读书日，我们一起来读古典诗词。安静地，慢慢地，让每个字每个词都通透得发亮，跳进我们的心里。
或许我们有遗忘。幸好，千秋故园里的千古诗意，早已渗透进我们的骨血里，稍一呼唤就醒来了。
现在，整个春天都被古典诗词们唤醒了，小朋友都说要看春景，你还来不来么？



读有所得

《百年不孤》的乡绅叙事

郭虹

在当代文坛上，陶少鸿属于稳扎稳打的作家，也是一位颇具特点的作家。他的特点是不浮躁、不跟风，他的创作道路，显示了他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坚守。综观其创作，就会发现，他的题材深深植根于乡村沃土。如果说7年前出版的《大地芬芳》关注的是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与深情，是关乎人的物质生存的话，《百年不孤》关注的则是人的精神归属和人类优良文化的传承。

《百年不孤》有着历史叙事的宏大架构，又有乡村叙事的田园风情，还有乡绅叙事的传统文化蕴含。小说为读者铺展了近现代中国百年来历史发展的风云变幻，选取湘西北一个偏僻小镇——双龙镇作为故事发生的具体环境，绘制了一幅幅潇湘民间风情的巨幅画卷，塑造了岑励奋、岑国仁两代乡绅形象，表现出对中华文化之根的痛苦追寻。

小说通过岑励奋、岑国仁父子开仓放粮赈济难民、设立育婴堂防止溺女婴等情节表现了人物乐善好施的品格；选取岑励奋为李家两儿子分家以及岑国仁为龙舟赛做中人等情节一方面突出人物的办事公道，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岑励奋、岑国仁父子在乡民心目中的威望。岑励奋与岑国仁有别于其他作家笔下的乡绅，他们是开明、开放的，他们识大体、顾大局，顺势而为，无论是暗中资助共产党游击队，还是对待儿女婚姻，无论是政府募捐还是强占祖屋，无论是长工贵祥自立门户还是公分田产，这对父子都表现出了其他乡绅从没有过的开明态度。岑励奋在吾之公的影响之下逐步完善自己的人格，对被押上台遭批斗时有人打了自己一巴掌一直耿耿于怀，不断反省自己哪里做错了？哪里得罪人了？他逢人便打听，决意要弄清楚，哪怕遭人误会。他不能容许自己做人有不周之处，甚至到了死不瞑目的地步，当他得知这一巴掌是误打之后，他安详地睡去了，不再醒来。岑励奋这种对人格完美的追求，正是中国乡绅可贵的内质。

如果说岑励奋的性格已经定型，只是通过历史变迁来完善的话，那么岑国仁则是在岁月中不断磨砺、不断成长，这种动态的塑造人物的方法使形象更加饱满、生动。他一方面承担着本土发展、接替父亲位置的使命，在长辈那里继承了淳良、温厚、达观和仁义，一方面又在时代发展中不断丢掉一些消极的东西，吸取新鲜的营养，跟上时代的脚步，融入新的时代。

小说把岑励奋和岑国仁两代乡绅放在历史发展的洪流中，揭示了时代发展对人物性格和命运的深刻影响，展现了传统乡绅文化在近现代风云变幻中走向衰落的过程。

《百年不孤》的书名让人自然联想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百年孤独》也是一部百年家族史，一部百年变迁的地方兴衰史，但《百年不孤》中每个人都是孤独的个体，集合成一部完整的家族与民族的孤独，虽然孤独的缘由各不相同，但孤独却贯穿他们的一生。《百年不孤》反其意而用之，正如扉页上赫然写着的：“德不孤，必有邻。”这句话出自《论语》，被作家放在这里，成为解读全书的钥匙，文有“文眼”，诗有“诗眼”，孔子的这句话亦可视为这本书的“书眼”，透过这扇窗口，读者可以领略百年间的风云开阖，可以上溯源流，寻到民族文化之根。

（作者系湖南文理学院教授 《百年不孤》陶少鸿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千秋故园 ——关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断想

杨又华

(一)

读李白诗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产生一种冥想：要是能穿越时空、梦回大唐该有多好！那样，我们便能走近这位诗仙，一睹其诗酒百篇的风神。最好，就做其身边的仆从，跟随其杖履，书剑天涯，饱览名山大川，历经风雨浮沉，遇见种种有趣的人事。

当然，不止是李白，让我们但恨异代不同时的诗人还有一串长长的名字：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辛弃疾、李清照……

为什么我们会发思古之幽情？太史公曰：“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我们心仪于这些古代的诗人，也是因为他们的诗行，展现了一个个光辉的人格、自由的心灵。屈原的孤愤与忠贞，陶渊明的淡泊与澄明，李白的洒脱与豪纵，杜甫的沉郁与雄浑，苏轼的旷达与圆融，辛弃疾的傲岸与刚健，李清照的悱恻与清新。这些，都是人格品质所散发出来的珠玉之光。

(二)

我们吟诵古诗词，首先自然是欣赏其文字之美、音韵之美乃至其意境之美。但读诗所得，应远不止此。

诗者，史也。中国古典诗词的长河，流淌着中华三千年的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大

量优秀的诗篇，无不是个人身世之感与家国之思的合二为一，无不记录着一个时代真实的历史，虽是“侧记”，但它们往往比煌煌正史更真实，也更深刻。

今人写古诗，或者只为“风雅”，而古代优秀的诗人、伟大的诗人，乃是用生命在写诗，其心灵的刻痕深入骨髓。他们留下的诗行，就是他们的人生。因此，我们读古诗词，从《诗经》《楚辞》一路读下来，也是在读中华民族的心灵史。而这部心灵史之丰富、博大、幽邃，举世罕匹！

(三)

庄子《秋水》篇说，河伯至于北海而向洋望若而叹。面对着中国古诗词的浩瀚长河，我们常常也会有这样的喟叹。

中国堪称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诗的王国。自古以来，中国人写下的篇什浩如烟海，虽然大多已湮灭于历史的风尘，但流传下来的优秀作品仍然灿若繁星。

我常常想，拥有这样一座诗词的宝库，是中国读书人最可骄傲的快乐和幸福。

这座宝库，荟萃了几千年来中华最美丽的文字、春夏秋冬华夏大地所有最美丽的山水、围绕着人世悲欢离合而产生的种种丰富而幽微的情感。

走进中国古典诗词的王国，你会神游八极，思接千载，你会心境澄明，风烟俱净。那种心

灵自由的感觉无以言表。

(四)

有人说，随着文字的变革和时代的变迁，中国古体诗词的时代永远过去了。这话说得也许没错，但是，我们没有理由把这一民族文化的瑰宝尘封起来，让中国最美丽的文字变成化石。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曾经尘封了它。自“五四”以至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文学青年”崇尚的是欧风美雨，对古典诗词几乎不屑一顾或无暇顾及。回过头看，我们痛心地发现，这样实际上是丢弃了自己民族文学的根、文化的根。

追求美与自由的心灵是不死的，有着大美、跳动着自由灵魂的中国古典诗词也不会死。格律诗词的时代或许是永远过去了，但古典诗词构筑的那个博大精深的精神世界依然鲜活如初，依然令人怦然心动，令人留连沉醉。

古典诗词，承载和陶冶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塑造着一代代中国人独特的审美意趣，像一条静静流淌的长河，洁净和淬炼着我们的文字，撩拨和丰富着我们的情感，陶冶和提升着我们的情操。这条长河的两岸，便是菁葱的精神沃土，是中国人的千秋故园。

让古典诗词走进更多的课堂和家庭，让诵读乃至撰写古典诗词成为风尚。让我们世世守望这风光无限的千秋故园！

诗歌的力量 ——读《叶嘉莹说诗讲稿》

肖晓帆

这是一篇迟来的读书心得。但如此才得以观见诗歌精微深幽的力量。

6年前的那个春天，窗外的花盛开得格外娇艳。忘了是怎样的一个因缘际会，我翻开了这本书，然后，真正地，走进了诗歌，走进了这个世界。

我开始感到自己前所未有的鲜活，如“风乍起”，不仅“吹皱了一池春水”，也泛起了我生命的涟漪。身体的每一个微小的细胞都时刻准备着张开翅膀，微笑着，雀跃着，有时甚至是震颤着，迎接那富于灵感的欢乐的到来。

“诗歌中有兴发感动之生命的能力”，无论讲述哪首古诗词，叶嘉莹先生总是会说，“这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重要的质素”。她不似其他的诗词评论家，将诗歌嚼碎成各自独立的意象晓之以理，而是用最朴素的动之以情将你引入胜境。她还颇为孩子气地说：“古典诗词真的是美妙！你不觉得诗词把我们大自然的景色写得这么美是多么奇妙的事吗？”如同钟嵘《诗品·序》所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当世间万物融进心中，当灵魂洋溢着生命的欢欣，我们如何才能做到不舞之路之地吟咏生活呢？我深爱这句话，每每念及都感到诗歌中涌动着一种生命的热情。无论是冯延巳“梅落繁枝千万片，犹自多情，学雪随风转”中对短暂生命的无限眷恋，还是辛弃疾“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无处不知音的孤胆逍遥，诗词总是将我们对生活深切的情感和宇宙万物相链接，产生一种共情的美感，有时连可恶的老鼠都变得可怜可爱了。有一年夏天，家中溜进来几只小老鼠，在每日与其斗争的苦闷中，我情不自禁地写下了一首《南昌官·家有劣鼠》。诗歌总有一种能力，让人感到点滴生活的神妙。

我也开始感到世界前所未有的深厚：“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在有限的生命中我们总会经历一些痛苦磨难，但都不过是过眼云烟，生命最终指向和谐的宁静。我们将世界放在心中，我们更是生来就在世界的心中。

“鸟啼花落，皆与神通，都与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心灵有着相同之处。”叶嘉莹在讲解李后主《相见欢》时说，“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暮雨晚来风，而这寒风冷雨的吹袭打击，是只对花草吗？那是整个生命所遭受的挫伤。”万物造业，唯有悲悯才能共生。正如诗人塔朗吉的《火车》：“去什么地方呢，美丽的火车，孤独的车；凄苦是你汽笛的声音，令人忆起了许多事情。为什么我不该挥挥手呢？乘客多少都跟我有亲。去吧，但愿您一路平安。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诗歌是座永不凋零的花园。它使你在严酷的冬天也会感到花的香甜，血的温泉。它使你从促狭来到广袤，了解世界万物的奥秘，遇见自己的灵魂。它也使你飞越束裹的碎片，静守那永恒的自由。

春在唐诗里绽放

颜乐山

春天是一幅美好的画卷，春天是一首诗。诗意的春天，在唐诗里绽放，生机盎然，令人陶醉。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孟浩然的《春晓》是我最早学的一首诗。每当我犯春困不想起早床时就会不自觉地想起这首诗。春天处处生机，韵味无穷，在那不经意的鸟鸣落花中，便感受到了浓浓的春意。

春天充满活力，孕育希望。杜甫在《春夜喜雨》中吟诵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雨仿佛一座时钟，适时而来。一年之计在于春。农民们看见后，抓紧肥田春耕，准备播种。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一缕从大唐黄四娘家飘来的花香，触动了我们的嗅觉。诗人笔下芬芳的花香，浸染出了如诗的画卷，春光明媚，蝶飞莺啼，万紫千红的盛春来了。

“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这是唐代诗人杨巨源的《城东早春》，也是我刚学的一首诗。诗里的意思是说，你要欣赏春天，必须要在那个柳枝刚发芽的早春就去，不要等到百花盛开的时候才来，那时人潮如织，就晚了。

诗言志。我们也要好好学习，争取做那个赶早看春景的人。

观照诗史中的时代轨迹与文人心迹

周格

佛教对诗歌的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学术界向来有“一代有一代之学术思想”“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之认识，就唐代而言，其学术重心应当是“隋唐之佛学”，其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则在于诗歌。胡遂先生的《佛教与晚唐诗》正是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的著作。

正如书中所写：“中国文学史上，晚唐是一个转折时期，也是一个备受贬损的时期，仅以严羽《沧浪诗话》为例，即可见一斑。如其《诗辨》曰：‘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然而，胡遂引叶燮《原诗》语认为，晚唐诗的“衰飒”乃是因其时代气候所造成，并非晚唐诗人本身性格低劣所致。由此先生详其本末，深究渊源，深有阐发。

《佛教与晚唐诗》分五个专章探讨了佛教对晚唐诗歌的影响，描述了诗人们在自伤、自慰、自安、自定、自成等方面的具体表现，并将这一文学现象放在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作观照，着重分析了科举取士制度给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世界与生存处境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宋初理学先驱“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都是出身寒微者，他们却都不以科举功名为重，其所创立以“内圣”“心性”为标志的新儒家人格理想，也为广大得不到功名、无法进入仕途实现“外王”人生理想的封建知识分子们另辟出一条人生出路。理学无疑是融合了儒释道三家思想而又以儒释为主要成分，但它吸取了晚唐人叹老嗟卑、过于寒俭枯寂的教训，并采取了晚唐人另立价值标准的有效方式，企图树立“道”“理”之精神实体来振拔士人的自强自立性，以安贫乐道的“内圣”人格修养体现人生价值。这正是为疗治士大夫文人精神虚弱疾患开出的固本扶元之方。

由此看来，一种人格理想之所以会在特定时期内得到肯定并流行，归根到底还是存在决定意识，一方面是现实生存呼唤理论，另一方面也是理论为现实生存提供依据，给出说法。明乎此，我们对晚唐时代这些胸怀匡世济民之志而不能获骋的士子们如此看重人格人品的高尚、宋代理学倡扬通过内在心性修养以达到“成贤”“成圣”的人生境界就不难理解了。

总之，晚唐时所产生的这种崇佛士林风尚与文坛现象，给后世文人们在安身立命方面提供的主要是一种历史教训。作为知识分子，无论在何种生存状况下，无论个人境遇是穷是达，其地位是高是低，都始终不能忘记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不能动摇自己的人生信仰与理念，只有始终坚持乐观进取的人生观，不断扩展胸襟怀抱，强健精神气骨，为社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才是正确的人生理想与人格境界，也才是一种应有的人生价值的显示与人生成就的实现。

